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十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日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壬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年九十八○癸酉晩刻月犯金星○二月甲申晩刻金星犯辰星壘壁陣東第五星○勑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陜西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勑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凉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

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啟行。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裳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余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子俊請盡發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彬彬地不圃蓺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

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此石堡兒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山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墻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便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墻之說先後梱躡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惟剷削設險

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賫截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京畿不雨運河水涸○兵科給事中梁璟上言荊襄討賊濫殺不聽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荊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脅從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參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

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
彗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
藩惟便身圖絜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
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荊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慮
今忠等奉命袪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辯說者謂流
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
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
免於公論矣
秋七月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

丈三日裂成溝長半里○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
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
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兹九載頻
年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
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
一日於此沙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
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
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於論
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又不言如
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

濫國證斯正矣不允

陞瑜致仕以王槩爲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宿衛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鍛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罪之李賢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

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恭上聞從之

鴻臚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今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毋

曰我卽欲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愼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䘏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虜寇平凉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時追虜至于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功二百尋命總制陝西軍務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努溫答力理國事〇九月虜寇韋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御史馬文

升擊敗之

時馬文升檄召諸路兵挨伏湯泮嶺虜至遇伏驚遁盡

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曰得勝坡

十二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鈎鈐

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旻爲

吏部尚書進葉盛爲吏部左侍郎改陳俊吏部右侍郎

初外議每擬王翶代姚夔爲吏部而內閣商輅亦銜尹

旻詬姚屬意於王旻聞之惧百方經營至是姚沒適商

內閣以妻喪在告旻乃叩太監殷勤勿俟商出單遂引

東廠刺事帯太監入奏謂外議人望皆歸於旻遂諭內

閣擬旨內閣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

監曰只舉在此者彭乃擬旻陛冢宰
命梓宋儒朱熹通鑑綱目以傳
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
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
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
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三月北直隷山東民饑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月
辛酉朔日有食之○遣禮部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東鎮東
海之神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
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

麥稿民不聊生廼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曰山東旣灾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税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鎭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五月進內閣商輅戶部尚書薛遠禮部尚書〇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

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汚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戾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仕庶得始終保全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時起

用之所言不能。

六月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眞定保定及河南懷慶府大雨水○延綏徙鎮榆林○秋七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致仕○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計役哈密城

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削。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勑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

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擅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洽谷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性。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厲士論。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疏許之。因以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九月賜永平府伯夷叔齊廟額。令有司春秋致祭。

九月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祝文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命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於河套尋還掌院事

越以右副都巡撫大同歷陞左副都右都左都御史是年復出延綏搜套搗巢斬虜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逮給事中韓文等於文華殿考訊尋釋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釁列其罪狀薦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語頗涉

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上怒解尋釋之

土魯番速檀阿力掠哈密王母以去命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之弗克

是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愼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伺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爲阿力所留益侵我城郭諸夷

冬十月虜寇廣寧○帝閱列侯諸將于西苑以英國公張

總掌中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以王恕爲南京戶部侍郎○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十一月上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珝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徤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命暫停徵馬

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徵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丧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西北邊事宜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䘏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效勇而鄉導可得兵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

寇闌門不備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已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墻千二百里値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甲午十年春正月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上言順天應天鄉試事宜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鄉試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察事端以袪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徇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衛司官軍毋令京營之

人廢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愼將
同考官落卷弁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
懶慢推托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
卽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子文字不許主考
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罷支運爲改運

是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
與軍船名爲改兌○陸釴漕河圖考曰禹貢冀州夾石
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
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將
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郎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或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伍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環城作斗門以過支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州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旣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顔始剏海運與濟州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絶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州自古東北入海以致力導

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裹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適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三月吏部侍郎葉盛卒○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都
察院事
先是為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過事規避無所言以悅
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將有所彈劾
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
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夏四月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為陜西慶陽府判
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毀法徇私市恩斂譽臣堅
以理法執請謙姑為信從而心寔啣恨伏望調臣別用
或罷歸田里與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
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請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許之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弟得肄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而馬誠爲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徇恩蠹政誥之負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秋七月刑部尚書王槩卒改項忠爲刑部尚書○八月以周洪謨爲國子祭酒○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癿加思蘭大掠莊浪寧靜至于鞏昌平凉滿魯都寇宣府○太常少卿童軒掌欽天監事○十一月致仕兵部尚書

弘治元年○十二月以翰林編修李東陽程敏政爲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

時内費日侈索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塲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塲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乞蠲少徙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府梧州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叢起鎮守内臣黃沁忌雍束縛不得肆族人上書誣雍上爲遣使卽訊雍乃引疾乞歸

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孜省時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得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乙未十一年春正月賜立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祠于上杭縣命有司春秋祀之以天順間討賊歿也〇二月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

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皇○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端愼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卒謚文憲世稱彭文憲之貞朴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云

夏四月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商城縣○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以吏部侍郎劉珝禮部侍郎劉吉並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命欽天監所占天象會本封進

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濬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

命究團營虛冒之弊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費抑恐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於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僉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

得見撫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慰朝野之公論於是禮部面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棨㮚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
賚名曰祐樘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兵部
尚書白圭卒改項忠爲兵部尚書以董方爲刑部尚書○
秋七月朶顏等三衛夷請開馬市不許○八月命濬舊通
惠河○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九月丁未朔日有
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
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
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
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叙補
詔從其議
冬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貢近有納

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置。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縁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樘爲皇太子。○十二月尊郕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郕王監國時事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右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名下跟隨指揮郭景帶伴我達公差入京謀領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回雲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石尋令百戶蔣雄等護送景并達等枉道臨安蒙自至交趾見王行五拜三叩頭禮交趾王送景等銀扇茄南等貨隨辦方物遣使何宣等欲同景等從兩廣入京進貢景欲還報錢能詐稱尙齎駕

帖。雲南取討禽鳥藥材。若是進貢就同從雲南去。較之兩廣尤近。交趾依遣同行。至蓮花灘。景等詐脫身先報蒙自縣。時守邊千戶等。執非安南貢道阻不容進。何宣等堅執必從雲南經過。於是沿邊一帶。及腹裏寧州通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錢能乃同總兵三司。差官撫諭。何宣等始還。錢能仍差郭景。戎縫盧安蘇本楊能遍歷干崖。南甸。蠻莫。孟密。隴川。芒市。潞江。各處外夷地方。誅求寶物。郭景強取孟密頭目思揆第三妾。許爲討冠帶。開衙門。管事。孟密屬木邦宣慰管轄。木邦衙門設自洪武永樂年間。降與金牌信符者也。孟密以郭景許設衙門。遂與兵殺木邦宣慰。多丕悶及其男罕挖法多

活法。奪其地方。木邦先以忿怨至開之劉行僉事方進設法捕獲郭景景訴皆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人敢不依從景遂懼罪投井戎達等對款承伏恕具疏參
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誣上行私不義孰甚并郭景等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及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太監錢能又差指揮姜和散官吳源男士鐵總百戶劉安及義男錢伍絡繹灣甸州需索金銀不計其數土知州景拙法病故男求承襲土民承應不起俱逃移別地田土拋荒請給榜文安撫恕又具疏仰惟我太太祖高
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為名

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勅
諭金牌信符及勘合底簿關防詐偽以盡撫綏之道立
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莫不
慕義向化恪修職貢自太監錢能至雲南倚恃自賢罔
遵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公營私需索攪擾
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合無差官將錢能各犯拏解
到京查金牌信符勅諭事例治以重罪則法令昭明而
奸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矣
亂加思蘭寇宣府○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二月
乙亥朔日有食之○南京陰霾蔽日○以翰林編修陳音
為侍講○加內閣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

書○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提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
都御史朱英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
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
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猺賦三
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
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
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
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梧慶等處參政袁愷復
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
梧等縣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

朔等縣徭僮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
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兵
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
數宜賜勅獎之

夏四月御史薛爲學請勅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詳議兵備
御史薛爲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乩加思
蘭亦自稱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
於制馭况今灾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
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
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
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

餉不給失机貽患可勝道哉工命所司詳議以聞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
高山衛四儒學○六月通惠河成
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凡六十里
以翰林修撰劉健爲右諭德○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
雲南
鎮守太監錢能銜恕叅奏誣稱御用太監錢義傳旨分
付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尋買寶石及得黃鸚哥一
架僉事方進提取郭景計令身死將寶石抄送巡撫王
都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鸚哥合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
御史轉進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留職在邊鎮守仰都布

按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革去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臣思錢能故爲此言將以中臣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然下情戰慄豈能自已故不得不昧死言之且錢能在雲南遞年假以地方爲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分爲率錢能與盧安等先尅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恐怕郭景到官說出眞情就差人齎帖子及令人寫簡帖報知郭景得方便處自討分曉因此郭景投水身死今却平空造此浮浪之言臣再思向者學士商輅嘗言却

貢獻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奏者
亦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夫何詔旨已頒行於天下
而錢能不爲意公然以進貢爲名差人前去夷方索要
寶石鸚鳥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爲甚臣聞漢時鼠巢於
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本綠羽而今黃其羽
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取於此遣人遠
涉徼外擾害取之將以進獻不知朝廷何少乎此亦不
知朝廷無此何所損有此何所益乎抑不知錢能何忍
故違目前詔旨而必欲進乎萬一朝廷納之何以使天
下臣民之無疑乎臣愚以謂此物誠不宜受况雲南數
年以來盜賊竊發地方不寧若鸚鳥若金燈籠寶石屏風

等項之貢絡繹不絕行居驛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若又容進此物豈止前數事而已其弊益有不可勝言者臣又聞不寶遠物則遠人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今外夷久缺朝貢之禮交人漸有不服之心此正朝廷及外內臣隣無怠無荒之日豈宜設耳目之玩忽不虞之戒伏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不易明降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守備鎮守內外官員一應花草禽鳥寶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許貢獻願陛下留心聖學專意政事永為華夷之主天下幸甚○時王恕糸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奉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碍錢能

奏來處置遂命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戸朱鑑領齎旨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鞫問忽有雲南中衛百戸汪清自京師復齎白駕帖與鍾郎中朱百戸恭錢能交通內侍詐圖輕脫也恕復上疏曰臣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皆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字皆所以防詐僞也今聞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臣所疑者無他只爲事體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

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有傳帖内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傳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蹤劾奏多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撩虺虵之首眞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阯守鎭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啟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
風聞其事亦當爲陛下言之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見
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攬擾夷不之事木邦等處節
有緬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豈敢容私意於
其間哉夫居其位則思盡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
苟利祿臣則不忍爲也有此情悃干冒天威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 母曰宸妃邵氏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
上言荊襄處流民事宜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
流民劉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
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吳千

斥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飢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修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荊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救籍管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卹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荊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秋七月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時滿都魯乱加思蘭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乃以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兵備以防之文升抵遼東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覘之有備遂不復犯○

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氷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氷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

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西岸豎大木爲柱總聯其纜
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
誤事從之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墩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京
師有黑眚○妖人李子龍伏誅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眚見時坊巷細民家男
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
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胸或腹背
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
各持刃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此
怪初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

訴於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聞上云不知
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黒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
狸蓋不啻二十餘枚蕪旬始息○成化丙申秋一妄男
子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山廣
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
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出道眞傳與妖書有云陝
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
有紅光滿室白蛇盤遶之異得權聞其說遂更名子龍
蓄髮往來眞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黒山者批
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
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眞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因與

內使鮑石羽林衛百戶朱廣等往還情稔皆爲所誑乃偵緣潛住太監韋舍外宅鮑石等皆謂此人不凡咸尊敬之引雜宦豎入內登萬歲山上殿中試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盔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佯禮爲佛叩頭傷坐頗有非分之冀含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遂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實三人其中亦以投禮爲名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徃眞定府舉事郎白于太監黃賜賜遂請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物含被逮至錦衣獄逮須絕或疑黨類鳩之以滅口其執盔司扇諸宦侍見含女皆不輸情惟子龍尤甘心就

劾自謂寔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李賓王越等恐有所汚蔑阿止之節畧招詞具揭帖與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處决子龍等俱如律而前官侍止發南京淨軍而已

八月降刑部主事鄧存德爲山東寧海州同知

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鄧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托道堅欲緩其事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訐奏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務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皆非道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學士商輅奏停內廷齋醮從之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近者傳聞皇上又於宫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内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傅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進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 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

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
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
送庫收貯
薊州總兵馮宗疏請法司問發軍徒充兵及招集逃軍等
事下兵部議
馮宗奏比者兵部以朶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
兵備以戒不虞盖朶顏北虜往往由喜峯口入貢熟知我
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二千
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
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
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

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上言車戰事宜。命巳之

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木柞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柞一具。共用十人。遇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

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内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陜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竇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彝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决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乱官軍

敓匹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僞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彼用雪畦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求樂到今止於馬步相參教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咈其所素習强其所不能臨陣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榨十具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内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讀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内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

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
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
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
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郎入貢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
復遣其使赤兒米郎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飭
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於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
須朝廷遣使往諭之郎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
赤兒米郎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
力最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構亂宜先究詒

其使然後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如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撫治荊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

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荊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

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黄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派四達盜易出没且鳳陽陳州等處近者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將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識察兵牌人等令修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

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
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仕○刑部右侍郎林鶚卒○十
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以舊印為土魯番所劫也○陞撫治荊
襄右副都御史原傑為右都御史賜之璽書○十二月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倪謙為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
溥為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謨為禮部右侍郎
仍掌監事○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
為大理右少卿提督鄖襄等府軍民事
荊襄流民自永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為憂至是都御

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閒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彞而好德

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荊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道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巳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之功云。○勑吳道宏曰，今新設湖廣行都司鄖陽府，幷荊州、襄陽、河南南陽、陝西漢中、西安七府所屬州縣，與鄖陽接境四十餘處，地土廣闊，山川深險，先年各處流民，巳該都御史等官，對勘其應附籍，編入版

轄者，已令兩提督與牧之官，用心撫禁。但近年山東、河南荒歉，又恐饑民潛來趂食，嘯聚為盜，勢所必有。雖有三省撫巡等官，平時會議，徃返動經月，令儻若一旦有事，何以克濟？守土等官，合詞來聞，特陞兩前職，仍與鄖陽府住劄，專一徃來前項地方，巡察奸貪，撫安人民，整飭兵備，區畫糧儲，提督各該司府撫治流民官員，修理城池，禁防盜賊，作興學校，清理刑獄，使編籍居民，各安生業，仍時常省諭軍民人等，不許收藏應禁之書，及揑造妖言，冒干刑憲，罪及身家。事有應與分守太監韋貴會議者，須公同計議而行，不許偏執悞事。倘遇草寇生發，即便公同韋貴量調所部官軍民快，上緊撲滅，毋或坐視

致賊滋漫地方。其有應與各該鎮守巡撫等官會議者須從公議行，凡所司府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有犯應拿問者究治如律，應奏聞者。奏聞區處，爾受茲重託，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使軍民得所，地方寧靜，斯爲爾能不許輕率，處事乖方，致民嗟怨，有壞地方，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敕裕陞刑部右侍郎○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鎮陝西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

一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

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階。今干羽居上而樂器居
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
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贊堯之
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
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
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
國典。籩豆佾舞之數。祀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
居下。宜令太常考正。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
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
加否。不足爲孔子輕重。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
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

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勑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道西廠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采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華以毆死人命蒙刑部錦衣官勘提華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璵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華求楊少師之曾孫家資巨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瓮諸火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星夜馳至韋家酣酒發官校掩捕華等就韋合鞫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

當道士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旦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暨與備嘗刑具如所謂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琶遍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妾供寄在其叔武選主事仕偉遽令數校徑往兵部捽縛而來拷掠如暨又令當駕數十人圍守仕偉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廠汪畧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笈傾罄搒笞拷掠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三日暴死於獄中汪名御史相驗則罰跪數刻乃仆而司禮太監亦畏汪詆毀避嫌莫敢齟齬遂遣錢太監同英廠馳往問時勘提官已

械畢父致仕指揮泰等北來英途中輒具本巡奏勘提官受賄回護俱坐謫罷及至畢家盡沒貨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過鴟張虎噬有司貽贐狼籍送迎旁午又搜得畢每歲賄結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者心驚魄喪及抵京英欲持以挾賂已而自敗人痛快之泰至死于獄人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歸外所續獲解至乃發浣衣局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逯杲往勘多實至是

仍命皇親文武羣臣議擬各罪。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始從寛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浙江山陰縣地湧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珝戶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爲南京兵部尚書

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兵部正官乃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荊襄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遞內閣學士劉

翊沮之翊達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西
厰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剛使安南還刑部郎中
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汪直並
令韋瑛執繫西厰獄○御史黄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
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五月罷
西厰
時汪直開西厰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怵商輅上疏言
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
安葢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
韋瑛王英輩因條直十罪其一曰舊設行事人員專一

緝訪謀反妖言强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厰專却捜尋細故。凡街市鬬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瀆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其二曰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拿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厰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歇家俱拿到厰監禁數日。輙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拿擅放。恣意所爲。紊亂朝政。莫大於此。其三曰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厰自擅封兵部武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止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寅夜越墻

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强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辯其四曰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懐危疑不安其五曰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采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其六曰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驚疑各王府亦未免

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即位之初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其七曰河南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其八曰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入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太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

之間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賫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其九日百戸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前職負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爲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戶搜檢家財姦淫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其十日臣等計此等事情非惟與事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

七月以後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奈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問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輙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

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　上立命去西廠

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司馬項忠遇諸途既過始覺追回下與謝過汪不爲禮既辱項於朝復尋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辭色甚厲項亦不之禮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蝕項日拾掇之危甚初商輅會同閣上疏請罷西廠王越早朝遇劉珝劉吉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黄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

論列乎翔曰不然吾等言事為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邪越無以應項亦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冢宰尹旻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汪直會商輅疏上上令直回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內臣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嗾且中黃賜以他事遂擱賜祖生於東華門外不容進見謫出南京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之得授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雖罷上有時密名直察外間動靜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

綬於鎮撫司問刑。直斷忠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瓚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秉構陷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為民。姚璧降調。璧為先尚書姚夔之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調璧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御史戴縉請復西廠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

臣黃何宿數進何謀獻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曅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寃抑之囚禁裏河営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發僉允卽將西厰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修政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厰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厰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厰詗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熖薰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縉

陞御史戴縉爲尚寶司少卿

縉欲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董璵爲楊曅送金帶一腰於輅。輅叱峻斥不容入門。汪直因以誣輅。有司禮大監至內閣議他事。輅因自白曰。輅縱貪濫。豈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心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遂爲首相。

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王越等一二大臣首附汪直。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有異己者。嗾御史馮瓘等排之。許各自陳。於是董方薛遠李賓相繼而去焉。瓘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爲鷹犬也

山東左布政使陳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至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至罰馬俾
復涖戎政各官輸罰馬價皆剝諸軍士不復顧忌馬文
升防胡還京以十五事上陳因請禁巡撫官罰馬於軍
職遂與鉞有隙
以翁資世為戶部尚書改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為刑部尚
書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京師雨
錢○秋八月陞吏部侍郎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是年
令京官十年一考察○滿魯都癿加思蘭遣使貢馬
滿魯都癿加思蘭遣桶哈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
駝五千當是時虜中相猜癿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

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斡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來。癿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讎殺。

冬十一月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

巡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爲非時乞加修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湖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爲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修省伸冤抑捕强横。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命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教官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為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江左陸翀之仝校